



【英】Tom Turner 著 / 程 垚 译

# 亚洲园林

## 历史、信仰与设计



中国工信出版集团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http://www.phei.com.cn>

# 亚洲园林

## 历史、信仰与设计

[英] Tom Turner 著

程 篓 译



莲花，在西亚、南亚和  
东南亚都是圣洁之物。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北京 • BEIJING

Asian Gardens: History, Beliefs and Design

978-0-415-49687-2

Tom Turner

© 2011 Tom Turner

All Rights Reserved.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is authorized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languag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throughout Mainland of China. No part of the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本书原版由Taylor & Francis Group出版集团旗下的Routledge出版公司出版，并经其授权翻译出版。中文简体翻译版授权由电子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并限定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本书封面贴有Taylor & Francis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贸易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818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园林：历史、信仰与设计 / (英) 特纳 (Turner,T.) 著；程玺译.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9

书名原文：Asian Gardens: History, Beliefs and Design

ISBN 978-7-121-27104-5

I . ①亚… II . ①特… ②程… III . ①园林艺术—研究—亚洲 IV . ①TU986.6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14629号

策划编辑：胡先福

责任编辑：胡先福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装 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880×1230 1/20 印张：17 字数：512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132.00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联系及邮购电话：(010) 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 88258888。



## 前 言

世界上所有的古代园林都分布在亚洲帽檐地带，美洲、南亚、北亚、大洋洲及埃及以外的非洲地区则完全没有。原因何在呢？每当乘飞机掠过中亚的草原、山川、森林时，我总会申请一个靠窗座位，在领略这些壮丽景观的时候，我逐渐认识到了这些山河大地对园林的影响。我的假设是，园林建设的艺术起源于这一片游牧与定居生活方式交互影响的地区。<sup>1</sup>游牧之神（仅存在于语言学分析之中）与自然现象密切关联，她们容纳着天空、曙光、山河和大地。

当游牧者转向定居，他们对野外景观的热爱延续了下来。以伊朗为例，雅利安定居者们打造出一种称为“paradise（天堂/乐园）”的空间类型。这可能是一片墙体围拢的封闭猎场，其中充满珍奇的动植物。在欧亚大陆“园林帽檐”的其他部分，也出现了类似的围拢场所。我们称之为猎苑，但它们也有举办典礼、教化民众、弘扬宗教等功用。这一点体现在伟大的中国景观园林的相关记录中，也体现在伊斯兰和基督教世界对于“paradi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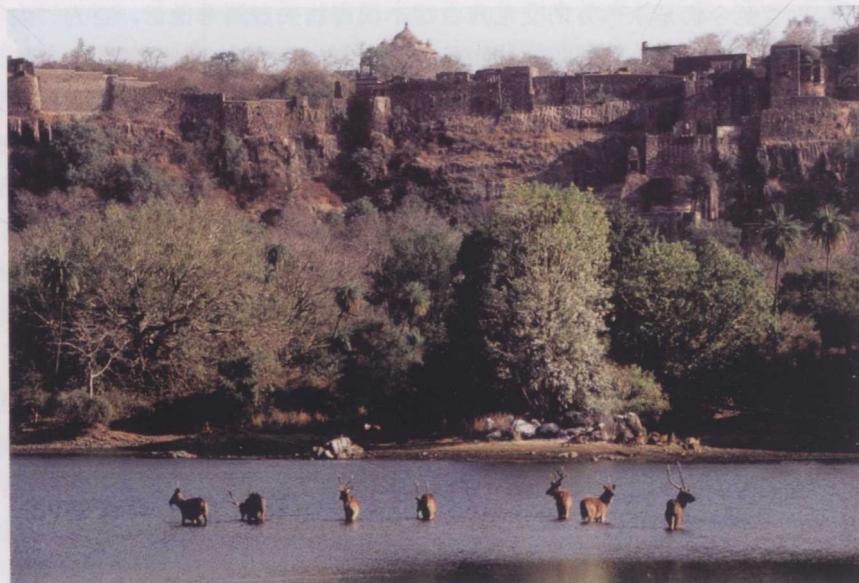


图 P.1 阿那普那，珠穆朗玛峰。亚洲外围的园林设计受到关联着精神世界的野外风景的影响。

图 P.2 伦塔波尔堡建于 944 年，周围环绕一座君主的猎苑，体现了对定居和狂野自然的双重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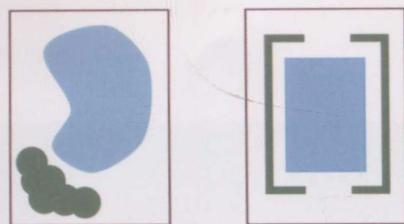


图 P.3 转向定居的游牧者建造起许多公园，其中一些呼应了狂野的自然景观，另一些吸取了文明中的几何图形。

(天堂)”一词的沿用上。古代园林让国王们回想起祖先曾居住和漫步的野外山川，比如“巴比伦空中花园”，它为一位美丽的情妇所建，后者身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但渴求一座波斯“高山草原”式的园林（见第38页）。定居者的园林会同时反映出蛮荒和文明的特质。至今，这两种形态仍是这个星球上最令人惊叹的对象。园林则有时被形容为第三自然。<sup>2</sup>

根据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创世神话，万物起始于一片黑暗的水世界。神祇创造出土地、阳光和生命，然后被供奉在由台基、水塘、植被、建筑和平台构成的圣所内。这些元素也是最早的符号景观和构成元素。再加上天空，这些元素仍是当今园林和景观设计的组成部分。公元前3000年后，伟大的园林开始出现在中亚的帽檐位置。它们占据了一个带状区域，向西延伸至欧洲，向东延伸至中国（见第29页）。这是一片交融地区，是马背民族和农民相遇的地方，在这里，符号性的园林和景观设计诞生了。在我的定义中，园林和景观设计就是编排地形、植被、水文、路径及建筑的艺术，在自然力量与人类需求间把握平衡。古代的设计目标是 *commoditas*（实用）、*firmitas*（牢固）和*venustas*（美观），其中的美观在英语中常被译为“*delight*（愉悦）”，以指代最早的对应维纳斯的神祇——苏美尔的伊南娜神的品质。

“Asia（亚细亚）”一词源自希罗多德，他用其来指称安纳托利亚地区，后者至今仍是东西方的交汇点。这个词可能来自阿卡德语，意为“太阳升起的地方”。如今，欧亚之间的分界线从安纳托利亚向北延伸至乌拉尔山脉。在这条线的南端周围，农业、城市、园林都得到了发展，中亚人驯化了马匹。北方人则未经开化，但他们发展出的理念和技术，随着二轮战车一起，侵入了中国、印度、新月沃土（*fertile crescent*，在亚洲西部，有一条弧形狭长地带，犹如一弯新月）以及欧洲。“思乡的游牧民族”似乎建造起围拢场所来表现神祇所栖居的原始景观；而“骄傲的定居民族”则似乎通过建造园林来表现源自神明的抽象理念，这些理念让文明成为了可能。如此，园林便可象征狂野的自然和文明的自然——天神和地母的疆域。我们可以总结如下：

- 游牧民族，相信先有鸡才有蛋，发展出作为符号景观的自然园林。
- 农民和定居者，相信先有蛋才有鸡，发展出几何式（规整的）园林，呈现为设有围墙的灌溉果园。

“规整的”园林反映了神明创世时和人类建造园林时采用的基本几何造型（“蛋”）。其中涉及直线、长方形、圆形、几何立方体，以及自然力，比如通过重力来调遣和分派水的神迹。“规整的”和“自然的”园林，均出现在亚洲帽檐地带的定居区域。一些定居者来自南方，另一些从北方而来，我会将符号景观的出现归功于后者。在定居区域，园林平衡了蛮荒和文明的呼唤。我自己也能感受到这两个方向的拉扯。每当安定下来，我就蠢蠢欲动想要旅行；旅行途中，我又思念着故乡。而只要在园林里，不管身处世界各地，我总能感到一种安宁。也因此，我偏爱做客花园酒店，偏爱居住在有庭院的房子里，偏爱在有花园的木屋中度假。

通过《国家地理》的基因迁徙项目，我了解到祖先的流转路径。我的父亲一支从东地中海地区起步，向西北进发，穿过安纳托利亚，穿过巴尔干半岛，来到了英格兰。而母亲一支则来自更东方的地区，经过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向南转入阿尔卑斯地区，再向北转入德国，最后定居英格兰。有趣的是，我对园林史的研究正好沿着一条相反的路径进发，如此30年后，又从埃及一路向东行进。我对于园林和景观设计中的宗教、哲学、艺术方面的志趣，部分源于我的外公亨利·穆伦（Henry Meulen），部分源于圣安德鲁斯大学的亨德森（G. P. Henderson）教授。后者为我打开了通往美学和宗教哲学的大门。他还邀请尼恩·史玛德（Ninian Smart）举办了一系列讲座。<sup>3</sup>亨德森对拜占庭艺术的教化作用有浓厚的兴趣。我外公称其祖上七代都是无神论者，他的家族在17世纪的宗教战争中遭到许多迫害，他也因此得出结论：宗教“绝非善物”。这种无神论思想让我成为家族中第九代的怀疑论者，不过，鉴于我们对于“何为/为何/如何”的兴趣都是与地球上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因此我们二人都算是“有信仰的无神论者”。在对哲学、伦理、艺术、设计以及自然科学的探讨中，以上这些问题浮现了出来。在此需要说明一下，作为谨言慎行者，我外公将自己归类为不可知论者，而非无神论者。

费舍尔男爵（Lord Fisher）支持了一次失败的亚洲入侵，那是在1915年的加里波利，他曾宣称一个人永远“不要反驳、不要解释、不要道歉。”但他是海务大臣，而我作为谦恭的写作者，还是愿意在前言中表明我的歉意：为我在亚洲语言方面的欠缺道歉。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和不足，我走访了书中提到的多数场所，拍摄了大量照片，也大力挖掘了伦敦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文中包含了一些无法转译成英文的音译词。对此，文献学



图 P.4 园林迎合了人们对风景和对定居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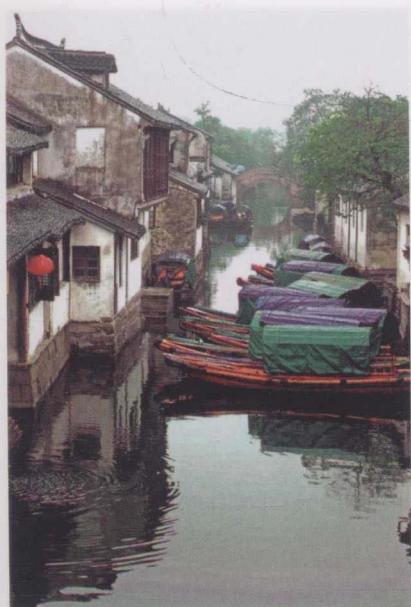


图 P.5 我想象的苏州是这样的，不过画面是在周庄。

(语言学)方面有一套成熟的系统，借变音符号（口音）来指示不同的声音。但为了避免伤及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也因为此类系统在准确度上的欠缺，我并未使用这些符号。文中的非英文词汇全部用斜体标出，我会解释它们的意涵，并介绍文字的语源。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许多词汇并无确切的英文对应，对语源的说明则有助于读者的理解。

在园林史研究方面，不管读了多少资料，亲身走访都不可或缺。举例来说，我脑中有两副关于苏州的画面，但至今我依然很难将两者搭配起来。其中一幅源于我到访这座城市之前。画面中是一座慵懒的城市，建筑低矮、水道狭窄、运河上雾气升腾，四处是翠绿成荫的静逸园林。另一幅画面则是一座繁忙的都市，阳光刺眼、道路宽阔、四处林立着现代方块建筑。想象中的苏州园林阴翳、宁静，稍显古怪。走访后却发现其中光照明亮、人声喧扰，留有高度的设计痕迹。我之所以会产生如上误解，或许因为相关园林的照片往往拍摄于清晨时分。摄影师都偏爱清净的时刻和柔和的光线。

## 本书概览

本书的编排依照时代和地理划分。第一、二、三部分是西亚、南亚和东亚的编年记述。第四部分探讨北亚及整个亚洲光怪陆离的现代主义。西亚部分涉及如今的伊朗、伊拉克、沙特、海湾国家、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和埃及。南亚部分涵盖了如今的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缅甸、柬埔寨及印度尼西亚。东亚部分包括中国、日本等国，虽然文中并未指明，但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文化圈，还包括越南、韩国及朝鲜。第八章涉及北亚、西亚、南亚、东亚，以及俄罗斯、蒙古和一些前文提及的国家。

本书的基本方针就是以文字表明论点，搭配图片作为视觉支撑。书中介绍的园林并未给出细致的描述，不过在一个配套的网站 ([http://www.gardenvisit.com/history\\_theory/asian\\_gardens\\_companion](http://www.gardenvisit.com/history_theory/asian_gardens_companion)) 上，可以找到更多相关的内容，包括照片、卫星图片、园林描述、原始资料，以及地方园林网站的链接，等等。书中具体的撰写方式和我的上一本书——《Garden History : Philosophy and Design 2000 BC to 2000 AD/园林史：

公元前2000—公元2000年的哲学与设计》类似，后者讨论的是新月沃土西部和北部的园林，本书讨论的则是亚洲的园林设计。这一地理划分方式也可用在上一本书的标题上，这样就变成了《European Gardens : History, Philosophy and Design/欧洲园林：历史、哲学与设计》。如果我知道自己会写出眼下这本书的话，大概就会给上一本书起这个名字了，我也已经打算在修订版中改用这一名称，虽然可能会带来一些不便。原因在于，首先，欧洲和亚洲都归属同一个板块。其次，就目前来看，美洲园林是涵盖在欧洲园林的语境之下的。再次，到了20世纪，园林设计风格已经变得全球化了。

而作为关于欧亚大陆园林的两个分册，这两部书之间还存在一个差异，即我希望在第一册的书名中使用“哲学”一词，在第二册使用“信仰”一词。原因有二：首先，在西方，宗教与哲学思想之间存在更多区隔，而影响园林设计的是后者；而在东方，宗教与世俗事务之间的区隔较少。其次，在西方，皇家园林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未与宗教隔绝；而在东方，宗教园林则处于主导地位，尽管未与世俗使用隔绝。

在本书的八个章节中，我会将亚洲园林和设计景观的发展追溯至5000年前。而由于众多时期案例的匮乏，书中讨论的更多是园林类型，而非设计风貌。同时，对于每种类型，也很难找到一个或两个以上的案例。更糟的是，有时候（如古代中国的猎苑）必须发明一个图表出来，因为全无与这些历史造型相关的视觉信息。如果日后有新的考古发现，或找到准确的图表信息，我会纠正这些发明。但眼下，鉴于本书的“图文”特质，似乎有必要给出与我的假设相匹配的图形样本。

第8章主要涵盖西亚、南亚和东亚，对中亚和北亚仅稍作触及。书中也牵扯了两个主题外的话题。其一，第2章触及了西亚对希腊及意大利的影响。其二，第3章触及了伊斯兰信仰在西班牙的传播。鉴于本书涵盖地缘甚广，涉及历史时期甚久，不可避免会有错漏，对此我深感抱歉。同时，文中也涉及某些猜度。正如巴瑞·坎普（Barry Kemp）在《阿玛尔纳（El-Amarna）》中所述：“事实证明，若不大量参考历史小说，阿肯那顿地区的历史是写不出来的。”<sup>4</sup>而参照我自己的写作，不论文字还是图表层面，情况也都是如此。

建筑史学家有时会用立面图表来展示建筑的构成元素（墙体、门窗、地板、屋顶、楼梯等）。我则用风格化的图表来归纳园林平面图的特质。



图 P.6 这是我对大部分苏州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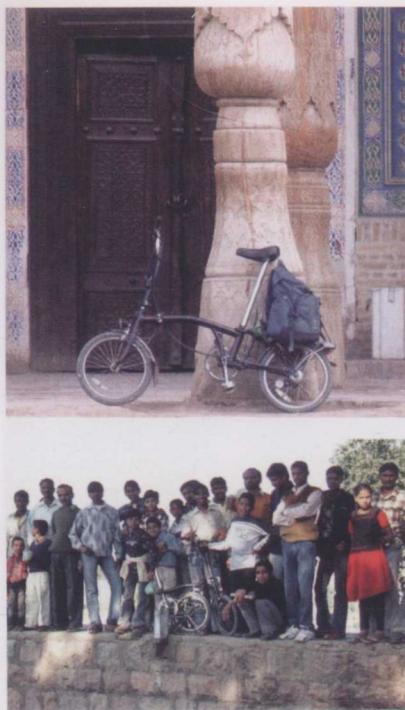


图 P.7 a,b 我的自行车。上图背景为布哈拉，下图为奥拉奇哈。这辆单车在整个亚洲都很安全，最后在伦敦中心靠近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地方被盗。

书中也容纳了图解园林图和景观平面图，并标有比例尺和方向，来呈现构成元素。编排地形、水文、植被、竖直和水平结构，以此来创造场所的艺术，即我的研究方向。这就是为何我要“越过园林的围墙”，偏离到寺院、城市以及现代景观建筑的原因所在。基本上，我没有使用旧有的平面图和制图，而采用了新的平面图和新的照片。在我的绘图中，经常以现代植被搭配考古细节，这是因为古代植被的细节无人知晓。能找到的园林轮廓图，我都收录了进来，但这种情况很少。希望等亚洲日渐发达之后，更多信息会浮现出来。

写作本书所需的旅行让我留下了大量的碳足迹，为此我深感愧疚。因此，每抵达一座城市，我会尽量骑单车出行。在欧洲使用过类似方法后，我对前方的旅程有些担忧。本书的第一站是埃及，状况很理想。在卢克索1月份的清晨，接受了旅馆门人致意后，我骑上了一条马马虎虎的街道，愉快地看到一群群的老人点燃垃圾取暖。太阳从码头升起，我再次展开对阿蒙领地（Domain of Amun）的探索，西岸散发着一股柴油和辣椒的气味。下一站是伊朗，在此地我没有动用自行车，连过马路都让人心惊肉跳。在伊斯法罕，一个漂亮姑娘打扮得像个欧洲修女，我们被介绍认识时，她曾告诉我，伊斯兰教义禁止她同我握手，而过马路时，她却抓起我的胳膊，猛地把我拉向车流中间，“快点，我们胆子得大点。”她说的没错。在中国，骑单车非常普遍，眼下也是这样，我得以不经意地融入其中。在印度，我的骑行总是伴随各种友善的招呼，“哪里来的？好漂亮的车子。竟然有车灯！你好，给我1卢比。慢走，给我巧克力。欢迎来印度。”但我在德里骑车的头一天，简直是经历绝妙的地狱前景。在日本，民众十分友善，给了我很多帮助，只有一回有人喊“好漂亮的车子”，我回头一看，竟是个微笑的印度人。和我一样，他也试图漠视迫近的台风。

在此要感谢所有延续着亚洲古老好客传统的人们。回过头来，也要感谢家人对我的支持，感谢格林威治大学的学生和同事对我在学术上的支持。理查德·海华德（Richard Hayward）运营了一所启发心智的开放性思考的学校；罗伯特·赫尔顿（Robert Holden）、本兹·柯慈恩（Benz Kotzen）和帕特里克·古德（Patrick Goode）总是鼓励我向前推进；麦和达·肖库（Mehrda Shokoohy）给了我涵盖广泛的建议，包括艺术、建筑及亚洲历史方面。感谢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的卡洛琳·马林德（Caroline Mallinder），感谢她多年来对我持续的鼓励。

# 目 录

前 言

## 第一部分 西 亚

1 信仰与园林	3
2 多神教园林	27
3 伊斯兰园林	60

## 第二部分 南 亚

4 印度园林	105
5 佛教园林	138

## 第三部分 东 亚

6 中国的道教-佛教园林	173
7 日本的神道教-佛教园林	237

## 第四部分 北亚、西亚、南亚和东亚

8 亚洲的抽象现代主义园林	281
---------------	-----

后 记

注 释

图片版权

317

322

329

第一部分

西 亚





## 信仰与园林



图 1.1 农业起始于肥沃的谷地。墓地、寺院和庙宇园林都象征着信仰。



图 1.2 a 哈萨克斯坦的游牧生活。

图 1.2 b 疆界令游牧者转向定居。



确立边界、建造房舍、打造园林，均是奠基式行为。这些行为宣示了土地所有权；它们令游牧生活转向定居；永久性建筑成为可能，文明得以发展。约翰·洛克（John Locke）以其政治观点闻名，但他同时也是园林主题的写作者<sup>1</sup>，在他看来，产权是一项天赋权力。他认为，通过“混合”个体劳作与一部分的自然，便可创造出所有权，同时催生出法制的必要。他坚称，“人进入社会，是为了保护财产”。<sup>2</sup>建筑是最简单的保护方式，至今仍有一句俗语——“高墙之下出芳邻”：因为这样能减少冲突的可能。

在生养孩子和建造园林时，我们以最深刻的方式与自然交互，体验着创造、成长和变化。“金色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必须如万物一般，在尘世中接受洗礼。”<sup>3</sup>古代园林则超越了一代代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展示出那些影响其设计的民众、法律、科技、社会及信仰的样貌。人为何要生孩子，是为了向祖先尽责吗？是为了不朽吗？是为了孕育的乐趣吗？还是必须这么做？我们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但创作的紧迫性源于久远的过去，并通向呵护、保护和继承的权力与职责，这些只有在抽象理念的帮助下，才能得到解释。信仰对于生育和园林创造的影响是久远而深邃的，在亚洲尤其如此。同时，信仰也为园林注入了一股魅力，让设计诞生自当地环境及普世观念，诞生自独特的与普遍的，诞生自古代和现代世界。

在人类的历史和史前阶段，在最早期文化的黑暗壁龛中，宗教一直是人类生活中普遍而至关重要的一环。要理解人类历史和人类生活，有必要先了解宗教，在当前世界中，我们必须理解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和信仰，才能把握那些往往从与我们自身大相径庭的视角中所见证的生命意义。但是，宗教并非某种可以看到的东西。的确，世上存在可见的庙宇、法会和宗教艺术，但其中的意义，则要经由与这些外在形式对应的人们的内在生活，去把握和了解。以婴儿受洗的仪式为例，若不了解参与其中的人们的期望和情感，我们对此是理解不了的。<sup>4</sup>

要了解历史园林，没有比去认识园林创造者们的“期望和情感”更好的方法了。而很多情况下，就是去了解居住在游牧与定居两种生活方式交互地区的人们的期望与情感。这是一群经常打仗也经常携手合作的

民众。

## 园林起源

人类拥有共同的祖先，她大约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这位被称为线粒体夏娃（Mitochondrial Eve）的女子是距我们最近的一位共同的母系祖先。她的一批后代——“单倍群L3（Haplogroup L3）”，在大约7万年前从非洲迁徙至西亚。公元前3万年，这些人的后代穿越白令海峡，来到美洲。到了公元前1万年，游牧民族开始定居西亚，发展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早期人类社会各种创世神话的相似性或许说明了人类容易发展出某些特定的理念。来自非洲祖地的“夏娃的女儿们”带来了一套共同的信念，或者说上帝是存在的。<sup>5</sup>文字诞生于公元前3500年，最古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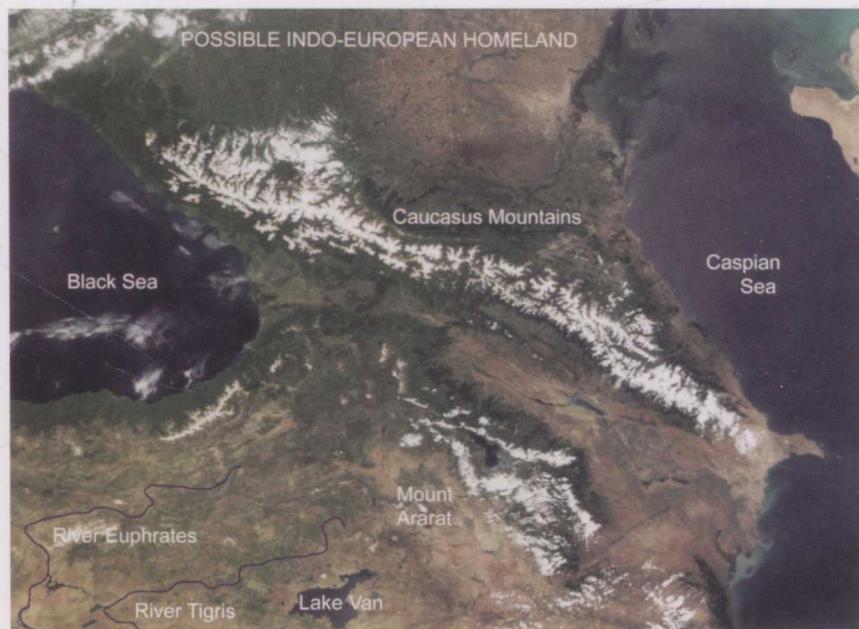


图 1.3 有理论认为原始印欧人起源于高加索山脉，欧亚草原与安娜托利亚之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经此流向美索不达米亚。

文本涉及信仰、庙宇、城市、性以及园林，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提供了关于史前时期的资讯。

男性或女性神祇创造出地球与人类的神话在世界上流传甚广。与土地和丰收相关联的女神在旧石器时代的亚洲十分普遍，天父则特别常见于中亚游牧地区，包括西亚的原始印欧人（Proto-Indo-European/PIE）部落，东亚的突厥/阿尔泰（Turkic/Altaic）部落，以及之后定居在欧洲的凯尔特（Celtic）部落。他们的神殿内供奉着名为天父的神祇，天父的称谓对应着吠陀梵语中的dyaus pitar “天父”，希腊语的Zeus pater “天父宙斯”，和拉丁文中的Iupiter “朱庇特主神”（字面意思为“天父朱”）。<sup>6</sup>通常，地母是“肥沃的”，天父是“创造的”，就像水源灌溉沙漠。埃德温·奥利弗·詹姆斯（E. O. James）在写到圣母和天父时，表达了如下观点：

特别是在干旱地区，在沙漠边缘的绿洲，水资源是最迫切的需求，尤其在农耕文明崛起后。而上天的力量掌控着构成绿洲的元素，在第一次审判（first instance）中带来了赋予生机的雨水或洪水。因此，新石器时代以来，几乎所有古代神殿中均供奉着天父（sky-god），这一点并不奇怪，主要考量着气候或空气事宜，和普遍性的创造流程。<sup>7</sup>

农耕也可能起始于“沙漠边缘地区”：农业负责收获野外的粮食，园艺负责种植野果和蔬菜。<sup>8</sup>通过灌溉，植物在干旱地区也可以生长。通过搭建围栏，可以防止动物的破坏。墙壁进而能起到防风、阻挡杂草和老鼠的作用。这样的优势也体现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对园林的定义上：“一片培育药草、水果、花卉、蔬菜或树木的园地”。<sup>9</sup>不过本书很少涉及食物栽培。我们的重点在于探讨当代世界“视为艺术的

园林”和古代世界视为容纳神灵、上帝、国王和神主（God-Kings）的神圣场域的布局。

“sacred（神圣）”一词源于拉丁文sacrum，意为“突出”，指圣坛或庙宇所在的空间。“Holy（神圣）”（源于Holly，Holly Tree/圣树中的Holly）则来自古德语Hulis。

中亚信仰的核心是“灵”。在苏美尔，国王是半神半人的存在。在北印度，天父和地母是因陀罗的父母，因此有山水和森林的美丽土地是神圣的。在埃及，国王是活的神祇。埃及将神祇分为现世神和后世神。如此，神祇、国王、园林及神圣景观之间的关系一直延续了下来，一直到19和20世纪，思想者和设计者们开始脱离宗教，转而应用科学来分析世界的本质。这一点发展出了抽象的园林设计风格，也打造出了少数杰作，但带来了大量“没有灵魂”的无趣场所（请见第8章）。

自然理念对于城市和园林设计的影响是深邃、久远和持续的，并引导出以下问题：

- 何为“自然之本质”？
- 人的作品如何关联自然的作品？
- 园林和景观设计的美学目标与功能目标何在？
- 如何在园林、景观和城市之间构建出观念和实体边界？

在探讨以上问题时，我们可以多向历史取经。从哲学和艺术角度来看，园林和景观设计是同一学科，但两者间仍存在一项重要差异：园林是围拢起来的，通常为私人所有；而景观是开放的，设计目的通常是为了造福公众。<sup>10</sup>不管是园林设计还是景观设计，都涉及六种元素的构建，即建筑、地形、植被、天空、水文及路面。杰利科（Jellicoe）表示，“我们可能正通往